



門入遠214
1586
卷 18

第七十三回

夫吹簫之憶直追至內至乞恩時故金蓮不憤也

玉樓生日自掃雪後一寫至此又一寫葢言去年花
開顏色改今年花開復誰在也。又是前後章法

新試白綾帶已為後文一死作地而不憤憶吹簫之
後金蓮復來葢又為撒潑一回作引總之自旖兒死
後至此後撒潑總寫金蓮之肆志得意以取辱也
玉簫留菓子葢為下文過舌地也

此回方將寫玉簫一人之意說出葢書童附旖兒而
私玉簫然則玉簫又銀瓶之對且玉簫為西門傳遞

消息之人。今加一憶字。則水流花謝。天上人間。已有無窮之感。已將上文無效。用玉簫處一結。下文即用玉簫。皆吹落梅花。吹散殘春。非復如上文之吹開消息。故用一憶吹簫。看者止知復點瓶兒。不知却是結束玉簫。不然玉簫乃特用筆寫出之人。與春梅同例。齊等不一。結束豈成筆墨。有此一結。後文便可輕輕收拾。于翟管家宅內去。不嫌簡畧。不然後文寫春梅好。還是收拾玉簫好。此文字。處處無人盡理。沒他也。

以上凡寫金蓮淫處。與其輕賤之態處。已極不爲作者。偏能描魂捉影。又在此一回內。寫其十二分淫。一百二十分輕賤。真是神工鬼斧。真令人不能終卷再看也。如把手在臉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又慌的走不迭。又藏在影壁後。黑影裡。悄兒听覷。又點着頭兒。又云。這個我不敢許。真是淫態可掬。令人不耐看也。文字至此化矣哉。

不憤憶吹簫。却用几番描寫。唱集賢賓時。一番描寫西門吃酒進來。金蓮听覷。一番描寫西門前邊去。金蓮後來。又一番描寫。極力將金蓮寫得暢心快意之甚。驕極滿極。極浮極下。文一激便撒潑。方和身皆

出活跳出來也。文人思筆如此細心費力。千古知心却問誰哉。我不覺爲之大哭十日百千泪不歇然而又大笑不歇也。

玉簫轉子兒正是結出。此回特爲玉簫結文。不爲瓶兒明眼人自知。後用玉樓不許玉簫近前。又是作者特重玉樓以觀金蓮處。又自言結住玉簫不寫也。此回特寫春梅與西門一宿。與收春梅文字一映。爲後文之春梅出落。春信又結西門慶之春梅也。夾叙秋菊以與上無數打秋菊一總。爲含恨地也。總之此回俱是照後作結的文字。看他一路寫去。有心者自見也。

五戒轉世又是西門轉世之影。看他有一語空閒無謂之文字乎。

梵僧藥又加白綾帶。已極淫慾之事。不爲下文更有頭髮托子在也。文字必用十二分滿足寫法。

寫生處只在一二語。看他寫金蓮狂淫。止用兩手按着他肩膀。一舉一坐。便使狂淫人已活現。與品玉文中提的龜頭刮苔刮苔怪响。一語活現。皆一樣筆法也。

此回用伯爵說吳大舅爲都根主子。已爲後西門死。

伯爵囑敬濟語作照

金蓮說孟三娘好日子不該唱離別之詞。又是作者明點此回玉樓生日為收煞之文也。

數菓子又為打迎兒數角子遙對。總是收煞之文。內云去年玉樓生日還有瓶兒不知明年玉樓生日已無西門止有敬濟酒醉作鬧以反照二十一回內玉樓生日信乎作者以玉樓綱紀眾人也以玉樓生日起結諸回文字也須放眼看之。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惟燒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詞曰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各人可憎。為多情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

右調長相思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

匠打地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

蓋為春消息豈開筆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

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都監張團練劉

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此十弟兄西門分資何如

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

與吳大矜子潘姥七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

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都買了盒兒

來與玉樓做生日玉樓生日起掃雪以後熱事方濃月娘

在上房擺茶眾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

便坐了先將眾人一總房下文也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

兒即便走到房裡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將磁盒內

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裏面周圍用倒口針兒撩縫的甚是

細法此際芳心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

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正中下懷故作

滿語為後作地這婦人連忙收過寫出私心一面陪他坐的薛姑子兒

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心服到

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一度就成胎氣越滿許越令後文不能寧耐也

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

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

安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更妙總是故作滿語

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在箱內拿過

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子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

與他是金蓮出手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

時我尋疋絹與你做衣穿與月娘對照金蓮可薛姑子道

菩薩快休計較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錯詞總是現

妙入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撫了他的王願好

不和我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責人甚明我

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自己之孽婦

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

休和他說不是瞞他正是瞞月娘也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

說去年為後边大菩薩喜事他还說我背地得多少錢擗

了一半與他纏罷了補出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

重自道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自道到明日死後

披毛戴角還不起出自道說了回話婦人叫春梅看茶與薛

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边奉了盞

文照眼方歸後边來約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炕屋裡請衆

堂客并三個姑子坐的先一叙在安頓三姑又在明間內

放八仙桌兒鋪着火盆擺下案酒與孟玉樓上壽方是不

一時瓊漿滿泛玉笋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粧玉琢春光

呼喚欲動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衆姊妹叙禮安席而坐

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禮畢與玉皇廟中來薛

同就在傍边坐下厨下壽麪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衆人

繼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

慶叫月娘收了就叫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二

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見明日也是不來請你

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

應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

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繇不得心中痛酸眼

中流淚文字真是杓水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

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翌成連理不會月娘亦為極矣

將西斜之兆已見于此却是不知有癩兒死者然則情

頭物已盈囊樓下物又封鎖今日又暢極矣寫此一與

情吹簫反照正是韓佐道小的記得送待拿起樂器來彈

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席上

比翌西門乃憶吹簫眼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意

中亦不知有月娘在者吹簫主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為我腿湘裙付賜花

上血下一路細點此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念思

曲如梅花亂落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

這點兒那點兒羞他淫態○月娘不爭說道孩兒那里猶

八戒走在冷舖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

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計杜鵑花上血來放倒自好個沒羞

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聽唱罷麼我那里曉得什麼

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

春女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那

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刺骨相思須臾唱畢這潘

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一月娘有些

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奶

和他大姪子去在屋裡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

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可知炕屋安棹是安頓當

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房裡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

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

過請溫師父來坐空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厨下拿菜出來

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罷有春梅向日

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

他人精明日請令正好友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

下没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晨多有

累老先生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

而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煖炕坐定來安拿春盛案酒擺

在桌上伯爵灯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

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楊鬚鼓鬣金碧掩映蟠

在身上極力誆了一跳寫盡小問哥這衣服是那裏的西

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又寫盡小你每瞧此句是猜是

那裏的此句又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

東京何太監送我的好榮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

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
他不穿這件送我了送了奇甚奢僭至此書亦不能細爲點出矣此是一個

大分上足一伯爵口誇道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

見此是哥的先兆此句是一意言將必寔受穿此也到明日高轉做都督

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更妙此

意言將來尚不止說着琴童安放鍾筋拿酒上來李銘在

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絕好如何

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既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

盪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盪頭到不打緊只怕

惹人議論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盪個兒罷破西門

慶向他頭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

爵道有大小到不叫孩兒們打了戲處是生兩個戲說了日酒故妙

一回琴童拿將壽麪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後

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

吳大舅分付曲兒叫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

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呀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

斟上酒李銘于是箏排雁柱欵定水絃唱了一套叫人對

景無言終日減芳容心事知俱是冷調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

稟說厨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几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

名厨役二名茶酒七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

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裏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要在大巡手裡題本望姐夫明日說上叫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丈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便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已為吳大舅出落一番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官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梁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

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傢伙進去上房內擠着

屋裡人總又一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裡去了方過入却

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裡去慌的往外走不迭寫生有心不

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裏一影娘燒香西門慶站立蕙蓮蒙愛又站立獨玉樓兩次生日却用金蓮兩次站立此處夫西門慶所以醜月娘也蕙蓮站立所以警羅兒言蕙蓮如此老到周密猶為替踪者所察况羅兒之疎畧乎至金蓮兩次立此皆是我玉樓生日作蓋此意也試將掃雪後玉樓生日文字合此所玉樓生日文字此類一規便知用筆深意故此書豈可使粗心人看也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忘下听觀為後文洵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玉娘怎的不進去又問姥比怎的不見處上点玉簫金

蓮道老行貨子娘母而云他害身上疼往房裡睡去了良
久只听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忘八子唱
又不會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叫他唱鴛
央浦蓮開鴛浦蓮開非復他總依了你唱好兩個猾小忘
八子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裡只是頑耍西門慶道
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
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踪進去立在暖炕兒背後忽說道
你問他正景姐七分付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枝扯葉
的叫他唱什麼憶吹簫去使的小忘八子亂騰七的不知
依那個的是典上文金蓮不理不憤語一氣接玉樓咄了一聲

扭回頭看見是金蓮此處玉樓用心便道這個大了頭你
在那里來猛可說出話來倒唬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
從多咱走在我背後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少一回
兒總寫後文金蓮點着頭兒又是向西門慶道哥兒你
驢着些兒罷了你那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
府中懷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又一提出寫
什麼他爲你褪湘裙社鵲花吐血三四官唱兩個啾誰見
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淫態可
是你对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碟子
兒沒了王屠連毛吃猪你日逐只味屎哩俺們便不是上

教的可不着你那心罷了。一个大姐上，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你不過來。又從湧可可見只是他好。不憤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見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裡格地格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麪也喜欢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裡水好吃麼。不憤處又在此然則說瓶兒處六姐常言道：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月娘亦為所動却自古鑿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選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子。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情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

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裡說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官官那日，你没對着應二和溫蠻說。是金蓮不是月娘不說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就是了。又說到是瓶兒死是一大快，如意籠又是一賊，沒廉耻撒根基的夫不快，故絮叨叨，有許多說話也。賊沒廉耻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走處是最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邊來。寫身子一時得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意處如畫。听三個姑子宣卷，于是叫小玉打個灯笼，送他前邊去。金

遊那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又寫玉簫。夫立影其前。入室矣。總是痛恨不辰。生于淫邪在座之日也。西門慶沒看見，逕走過去。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官情向娘屋裡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癸。」諷語。金蓮道：「他先睡，等我慢走進去。」今而後左顧右盼再無笑然而如意。雖在亦料其不敢爭衡。故此一時得意極矣。爲下文誤王子日作反對。這玉簫便道：「娘，你等上，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上吃去。」三章約中一則也。于是走到床房內，拿些菓子，遞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說道：「五娘在那邊來，爹好不尊五娘。」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窗眼望裡，張覷看見西門慶坐在床上，正樓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春梅癸恐動矣。

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裡，將菓子交付秋菊，因問他：「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六回了。」金蓮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又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一屋裡。又一總蓋寫金蓮。今日得意殺也。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雪滿小四花。事關珊矣。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使人叫思又竿舊事爲之。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裡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裡要打你。」月娘又是不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自云非復何月娘道：「你頭裡

話出來的忒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急得惱了，不任你打
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後文
一試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卿試
何如」自誇正景姐七分付的曲兒，不叫唱。又奉承且東溝翠
西溝，鬪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
唱這離別之詞。再挑玉樓却是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
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得意殺矣，看者須看此日得意
運方不爲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每乱了這一回，
我還不知爲什麼來，姑夫好七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
丟了。」又借人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
現出。」

李大娘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
几點眼淚叫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王人兒何處也，這
一个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他爹，几句搶白的那
个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七，你隨
官人叫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局外人想必每常見姐
姐每都全七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七，漢子的心怎
麼不慷慨，切个兒。又借一孟王樓道：「好奶七，若是我每誰噴
他唱，俺這六姐七，平昔曉的曲子裡滋味，見那个誇死了
的李大姐，比古人那个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
怎麼海誓山盟，你爲我七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服氣，只

顧拿言語擔白他整廝乱了這半日。德是層上這染房得
楊姑娘道我的姐上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
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每叫唱老婆和小優
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
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也參說
出个曲兒來。金蓮出身自見蓋 就如他白捺白乱必須捺
惱了絕罷。月娘夢上西門 孟玉樓在旁邊戲道姑奶上你
不知我三四胎兒只有了這個了。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
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到替你爭氣你到沒規矩
起來了。楊姑娘道姐上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

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个徘徊之意一个熟笑
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个有个不想不疼不題念的。為
六房的笑 金蓮道想恁不想也有个常時兒一般都是你
的老婆做什麼抬一个滅一个只嗔俺們不替他戴孝他
又不是婆上胡乱帶過斷上罷了只顧帶几時。易明百日
至矣蓋瓶之馨 楊姑娘道姐上每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
矣能久活哉。大娘子道好快斷化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
問几時是百日月娘道還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手道
少不的念个經兒月娘道接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好
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

史吃畢月娘洗手香炉中炷了香听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方子轉世為東坡佛法此書內入東坡奇絕又是幻在一影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炉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眾人陪三个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眾人圍炉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肖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易玉肖總為後文描寫然此回總寫撒濺作引也須臾把李嬌兒贏了熬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却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褪在袖子里

又不許玉簫近前惟玉樓不法金蓮作者自負氣不屈處一連反贏了金蓮凡大鍾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没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裡撿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烤火婦人要吃茶秋菊連忙到了一盃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艷七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裡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叫他

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裡見春梅搔在西門慶脚
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此處是寫舍帳影子蓋道娘
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噉他一口罵道見鬼
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唬人刺上的此處亦是後一面
起來慢慢條廝撒腰扭腰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
眼是寫婦人來遲夜深非描美人春睡圖婦人反罵秋菊
恁奴才你睡的甜上兒的把你叫醒了總是在夜因叫他你
頭上汗巾于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上哩又問你耳躲上
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
点灯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那脚踏板

上拾起來

其淫情可想又

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

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鈎子抓下來了總在踏板上
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
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
淨這春梅連忙昏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過了些
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上的點上去遞與
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
了這一日了如何打發金蓮親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
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
和窩饅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

了又頓春梅道我没見他知道放在那里婦人叫秋菊問他
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
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
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描寫蠹虫
根作婦人道賊奴才还漲強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
了交與你的怎就少子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叫春梅你
與我把那奴才一边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
賸臉彈子倒沒的礙了我的手卿手乃至不肯打其婦
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額到婦人跟前婦
人用手擰著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

不是你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

旋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說不醉正是醉我難道醉

你偷吃了一徑裡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問人却是

那春梅道娘清省自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掏他袖子怕

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哩高金蓮一籌在此婦人

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撒着不叫掏

画春梅一面拉起手來画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

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

般兒不會相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真賊實犯拿住你还賴

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自醒和你

算帳

上云難道醉了不醉此云到明日清省自醒然則又明知是醉寫醉人便活是醉人醉語又苦是醉

話故

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制

了叫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叫他忍疼也恨

怕些甚麼開猴兒似湯那幾棍兒高金蓮一籌處又在他此雪娥能不膽落乎

總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得臉脹腫的谷都着嘴

往厨下去了春梅處處伏為秋菊亦處處伏寫總為後交作引婦人把那一個柑

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菓在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

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睨接過來似有如

無掠在抽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

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寫春梅處上高金蓮一籌留與姥姥吃罷以此

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細是夜深

將上叫春梅撥進坐桶來澡了牝是將有事于床上者又問春梅這

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日也有三更了將半

提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边床房裡見桌上銀灯已殘從

新剔了剔是殘夜情景是半日說話來向床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于

是解鬆羅帶銀褪湘裙可有在上床鑽入被窩裡與西門

慶並枕而臥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

白不起白不起是婦人心中三字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總行房不久春

在西門家離此回寫其淫事而亦止此一句那話綿軟

與收春梅時相照收俱留在守備府中寫之

急切担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

底把那話見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裏龜頭只顧往來不
絕為後文喪命西門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
漸漸一引這咱纔來媼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
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每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
日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
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熬我可以不必
受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答云看我西門慶道你整治那
帶子有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
西門慶看了替他紮在塵柄報下繫在腰間拴的緊七的
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道我吃了總為後須臾那話吃婦

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香穰跳騰身直舒那話抱
常更舒半寸有餘婦人扒在身上人龜頭昂大兩手搥
着牝戶往裡放須臾笑人牝中所一突婦人半日而忽入
面而坐下突然到地之婦人兩手搥着西門慶膝頂西
醉蓋難進易入之謂也門慶亦拔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十二云突入益已到地此
括子隔著之處今雖綾帶可進亦可揉搓那話漸沒至根
也只顧揉搓者益不至一絲不進也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杜腰子墊在你腰底下正
只顧揉搓這西門慶便向床頭取過盃大紅綾抹胸兒四摺
多起墊着媼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所云揉搓那消幾揉
那話盡人亦是揉搓婦人道達七你把手摸七都全放進

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反問人可想亦
者夫我醉不醉我不知人自西門慶用手摸七見盡沒至
在不自在在已反欲知之妙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帶子亦心中覺翁翁然暢美
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寒冷、自不得拿灯兒照著
幹、趕不上夏天好、直映後文菴溪去矣因問西門慶說道
這帶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又不格的陰門生痛的、又長
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深淺自
心其差二又道你摸著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知是到
三分矣又道你摸著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恐
和尚行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遠遠摸著那婦人把舌頭
脚奈何放在他口裡含著、一面朦朧星眼、款款抱香肩、睡不多時、朱

睡著止睡、不多時也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著他
肩膊一舉一坐、神化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婦人叫親心肝
勾罷了、句六兒句的句死了、句一路不接續語神化之極
送時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
語也親、連連把腰拔緊了、婦人至此勢一面把奶頭叫西門慶
啣、淫極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泄下、婦人心頭小鹿突上的
矣跳、作者何處得知可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淫婦那語
詞無微不格矣洩出來、猶剛勁如故、已過下婦人用帕抹之、說道我的連
連、你不過却怎麼的、西門慶道等睡一覺來、再要罷、婦人
道我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

股相與枕籍于床上不知東方之既白正是

等閒試把銀缸照

一对天生連理人

第七十四回

此回品玉乃寫下回撒潑之由然寔起于一皮襖夫
皮襖乃瓶兒之衣也金蓮司氣終由瓶兒之衣然則
瓶兒雖死作者猶寫已死之瓶兒爲金蓮作對也
月娘教桂姐郁二姐申二姐到瓶兒房中去後又教
出來則其差變成怒可知

此處寫薛姑子談經明言孝哥蓋一眼覷定一百回
內幻化之結也

上已寫品玉此又寫假玉却是兩樣品玉者驚喜梵
僧之藥先品而後試之假玉者春色狼籍之至更受

不得乃假之先試帶而後品也將與梵僧寒作遙對章法不如此不得至也

上回品玉文中寫金蓮瓶兒是一氣寫出用幾個或字將諸品法寫完此回却用兩段寫中夾要皮襖一段先用按着粉頂後用一面說着四字兩個又字一個一回字臨了用口口接着都咽了便使一樣排班口底琴絃攪龜稜臉假唇裏之法却犯手寫來不見一毫重複又是一篇絕世妙文作者心孔吾不知其幾百千竅方能如此也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假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詩曰

富貴如朝露

交游似聚沙

不如竹窻裏

對卷自跌跏

靜慮同聆偈

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雞唱

塵裏事如麻

話說西門慶接抱潘金蓮一覺睡到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豎一條棍相似便道達達你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啞啞罷

如此過入品玉又與

西門慶道怪小淫

婦兒你若唾的過了是你造化恐金蓮云反不造化這婦人真个蹲

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吮勾一个

時分精還不過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往來只顧沒稜露

腦搖撼寫生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揶揄的婦人口边白沫

橫流殘脂在莖又是一樣品法却是在西門边寫來天品

動為何如又不犯王文字乃寫西門一边具巧滑何如其生

打猫一字以此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家

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椿事兒

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

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寫出毒心

吳大幹子家舉世生人當同聲一哭然後知我有衣裳之詩有深痛也明日吃了酒回來他

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没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府當

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李嬌兒

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

了我等我襟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雀袖襯着白綾襖兒穿

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

婦兒單管愛小便宜見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你

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

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声

見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是品玉時西門慶道你又

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磣貨我是你房裡了頭在你跟

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臉上只顧假捏良久又吞
在口裡挑弄蛙口挑底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底撓其龜

稜撓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七的此方是在金蓮邊

方打貓一同相犯一字夫在西門邊不犯奇矣乃仍西門

在金蓮邊寫依有不犯作者固以此能犯為奇也

慶灵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呼小淫婦兒好生

裹緊着我待過也抑知後裹不言未絕其精選了婦人一

口婦人口口接着都咽了比尿味正是

日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

當日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

睡在那裡便說道你趁閒尋七兒出來罷寫出雪夜異大

等住回你又不得開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

如子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西門慶見如意兒滿

施脂粉長面蛾眉笑嘻嘻過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

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裡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

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

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穿七拿與他罷迎

春去了就把老婆按在懷裡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

生了孩子奶頭兒到這恁緊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咂舌

以做一處幾傷色劍又遇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

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裡去一路綿寫金蓮逐日姪他老人

寵太甚為後文地也

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个棒槌
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
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对他說
爹要了我他告爹來不曾又是一番言西門慶道他也告
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个礼兒便了他是怎行貨子受不
的人个甜東兒就喜欢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甚麼心
打狗着猫之心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
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边偏多就是别的娘都讓
我几分你凡事只有个不瞞我上放着河水不洗船又其
蓮話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

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絲連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我

善極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西

門慶叫開了床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
用包袱包了叫迎春拿到那边房裡去如意兒就悄悄向

西門慶說悄悄二字深寫此房爲我没件好裙襖兒爹趁

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

兒又爲瓶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蓋段子襖兒黃綿

細裙子又是一件藍路細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腿

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房門就使他送皮

襖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纏起來在床上裹脚只見春梅說

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賊說道你教他進來

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叫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

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瓶兒有知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

納絹衣裳年下穿叫我來與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

頭婦人道姐姐每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般多

不碍港車多不碍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上管你

怎的在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又與對蕙蓮說一樣如意兒道俺娘

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

望娘抬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又是蕙蓮對金蓮語一樣可知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

声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

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

房裡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

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

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却說

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子孝都

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

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家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

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

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礼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

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門外韓大姨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木媳婦兒段三姐、并賁四娘子、王六兒是尋去葉五兒是自來又自不同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一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襖兒紅裙子、不搽胭脂、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花與葉同韻故云似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見一對針鋒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潘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

頭于他死了、噴入分撒他房裡了、頭一語情狀見死後月娘要劇其財物入上房西門不依之情、盡情補世、蓋月娘干瓶兒之財、固朝夕虎視者也、一旦瓶兒死、豈不日、而後天以此富貴賜我也、無如因一了頭、不肯與嬌兒、則月娘之相、你這等就沒意見、大拂、今日一觸、即發、中情畢露也、他見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的話兒說了、直與分故、他見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時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他眼兒罷了、瓶兒不死、則瓶兒之物也、月娘利其死、瓶兒已死、月娘雖未入之子、上房然固以為藏之外、府即月娘之物矣、固金蓮之所不許、一針視者、今日分其一物、月娘不便明爭、又思瓶兒未死時、然則月娘說金蓮、吾知其亦曾看了、百眼也、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玳安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

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即叫王經拿眷生回帖
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只見李桂姐門首
下轎保兒挑四盒禮物跪的飛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
打來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即向夾
道內進去賁四嫂終至夾道內進去桂姐來安兒把盒子
挑進月娘房裡月娘道爹看見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
沒見哩月娘便說道且連盒放在明間內着一回客去了
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是乾娘西
門慶道我不知道極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是乾娘見一
盒果餠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

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襟後兒藍段裙子
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極又買這札來
做什麼極月娘道剛纔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
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吃虧了他那個媽却那日桂姐
害頭疼來只見這五三官領着一行人往泰玉芝兒家去
打門首過進來吃茶而要吃茶想桂姐就被人驚散了桂
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兒沒出來見他妙連
一遭兒又沒出來見他妙自家也說不過妙非復說來論
起來我也難管你這羅壽家拿燒餅切着門不處到處銀
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怕有意語又足味語那桂姐跪在

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說的是別云自家我若和他沾
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庖瘡都是俺
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管生投個玉意好的也招惹反的
也招惹平白叫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說開就是了又
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指你便了便了二字那桂姐
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終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
年也不起來總是自家說不過亦非潘金蓮在傍插口道
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叫他張致如
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時
却別要理他一語直透從前又是得意話寫金蓮此時重
重得意殺以爲下文一關於發地也

此日亦是重重得意如先謝林氏三官認父後黃四嫂
事皆是則寫得意殺之金蓮又對照得意殺之西門見二
人將俱敗矣不特文字將收故縱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
之法亦天道盈虛之理宜然也
桂姐總起來了只見玳安慌忙張張來報宋老爹安老爹
來了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桂姐向月娘說道
爺嚟七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拉白語總反觀西門適只
與娘做女兒罷又自提出親月娘道你的虛頭情以乞憐願心答其
爹一說過道過罷了答其做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
裡寫出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何曾往我家里若
是到我家裡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娘你錯打
聽了政不是我那裡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請了他家

小粉頭子了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參如
何惱我人月兒自謂十分謹密桂姐却如親耳聽得金蓮道
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非寫金蓮呆正是連口
滋味也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們禪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
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們裡邊與外邊差甚麼也是
一般一個不憤一個一語見血故知不憤憶吹簫是伏
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躡下去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
下却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所上敘禮每人一
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卓席齊整甚是稱謝不
盡一不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續

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
作東三十日改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一日就起行上京
去了未審四泉允否接續而來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
不從命但未知多少卓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卽
喚書吏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要一張大
插桌六張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題收了就請去捲
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
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宇幽深蔡狀元來亦攜其房
處寫出亦見西門之書同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屏風前
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

炉内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應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
誇獎不已寫得真是愛色貪財當頭一捧言人壽非黃
金鎊身豈年如龜鶴長年此曰氣從口中都近
前誇獎一旦灰寒火冷方知無八仙捧壽也此是作者隨
處醒人春慶又是為西門將死作引稗官豈易做者哉
問西門慶這副炉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
淮安劉年兄那里央他替我稍帶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
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
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边看了兩個桌盒
細巧菜蔬菓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
史道各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大寒
飲一杯無碍宋御史又差人去謝差人稟道謝了在磚廠

黃老爹那里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與戲子
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生旦合声唱一套第一來為
壓驚唱未畢妙絕少刻見九郎便有多少恐惶迎合先飲
一杯為壯胆地便將小人之態之骨格
易忽更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
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先令人投
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令尊的令郎乃投侍進所上
生帖卿真不認親者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本處作千兵也是京
中老先生門下與桂姐適纔曰願
長遠做女話何如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
久仰久仰西門慶道客當奉拜敘礼畢各寬衣服坐下左
右上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

坐厨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双忠記
目中惟有安宋二人演了兩折酒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薪水
令玉鞭驕馬出皇都直令西門等市井蔡知府笑道松原
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刻郎舊索髯安郎中
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眾人都笑了安主
事請時振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邊表
把宋御史喜欢的要死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送鴻
斷送長年所以獨宋御史喜也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揚州人宋御史
携着他手兒叫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書
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空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增下申牌又報時

不竟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
辞眾位款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個更典
把桌席羊酒尺頭抬送到新河口去訖是清宋御史亦作
辞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接連兩席
太尉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戲子分付後日
不犯還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几个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
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桌使玳安
去請溫師父來坐七再叫來安請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

而至各行私坐下三个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西門
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娘們三字奇絕三你叫唱的是雜耍
的伯爵道哥到說的好小人家那里拾放將就叫兩個唱
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眾位嫂孀子下降這里前所吃酒
不題後邊孟大姨與孟三姑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
也要去月娘道姑奶七你再住一日兒不是薛師父使他
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叫他宣卷咱們所楊姑娘道老身
寔和姐七說要不是我也在明日俺第二個侄兒定親事
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七去于是作辭而去一路几是散
芽復吐杏眾人吃至掌灯已後三位夥計娘子也都作辭
去了細止留下段大姐沒去潘姥七也往金蓮房內去了

只有大姑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个姑子郁大姐和李嬌
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听前边散了小厮
收下家伙來這金蓮忙由身就往前走到前边悄七立在
角門首白綾帶一試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灯趨
趨着脚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
拉了手進了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鐘籥月娘只說
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
房內去了非此一羞不足以動月娘問來安道你爹來沒
有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裡不耐煩了此日之五娘房即月
向日之六娘房

娘听了心内就有些惱。此日之月娘即因向玉樓道你看
怎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本意
因西門來家即打發眾人那邊去者。意欲俟西門來上房。
自做人情送入玉樓房中。是月娘一生為人。閉目深心。柔
好大都如此。乃忽為金蓮遊去。故又向玉如何三不知。又
樓說明人情也。易得月娘真是老奸巨滑。如何三不知。又
摸到他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
層次皆出見後撒潑。玉樓道姐上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
非一朝一夕之故。玉樓道姐上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
咱每爭他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見左右這六房魂
繇他串到。大筆如椽。將玉樓兩個生目一齊捏攔。他爹心
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
頭散了。就慌的奔命往前走了。已上金蓮因問小玉灶上

没人與我把儀門拴上。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听他
宜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都大姐都請了。
來。月娘面皮月娘向大娘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弥
請了黃氏女卷來。總是沒趣話且今日可兒楊姑娘又去了。
又是遮飾。分付玉簫頓了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
輪替官茶。休要只顧累大姐。于是各房裡分付預備茶
去。明將玉樓生日與薛尼宜卷相連。意謂非開筆寫玉
索性將後文孝哥勾化等因。今薛尼卷內放手一寫。以不
明自己章法。井上休錯看我為順手寫生日寫念佛也。
一時放下炕桌兒。三个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眾人俱
各坐了。听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

女卷高声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
身以垂八相。繇八相以顯法身。朗七惠灯。通開世戶。明
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類。刹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
每日塵勞碌上。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
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
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几英雄。彰明較著大
西門喪命時
文字之影 演說了一回。又宣念得子。又唱几个劝善的佛曲兒。方纔
宣黃氏女怎的出身。一个怎的看經好善。二个怎的又怎的死

去轉世為男子

三個又怎的

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天

又怎的

的又與講打虎文字遙映。慣以此為能與上文五祖慢七
轉世五戒投胎一連三段故事。皆是轉世明點幻化。

宣完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

茶來眾人吃了

必帶上嬌兒所云
云遮蓋筆墨處也

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

又拿了幾樣精製果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壺茶來。與

大姑子段三姐。桂姐眾人吃

細看文情方
能通身痛快

月娘又叫玉簫

拿出四盒兒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

三個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

三姑宣
卷一姐

唱商彼此唱和的是一
月何調。一個要唱

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

道等我先唱

又一個
要先唱

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

等姐姐唱了我也唱了我也唱個兒與娘每聽又一個也
亦是三個與桂姐不肯道还是我先唱因問月娘要聽什
宜卷者正对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悄罷隨手情景又映前边西門
當下桂姐送眾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絞綃唱
了一套桂姐唱畢郁大姐總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
去了挂在胳膊上先說道要先唱的反破要也唱的奪去
是新來討好又是王六兒边人情可恃所以爲一罵安根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
大姑子和娘每聽罷于是唱道正月十五開元宵滿把棧
香天地燒點得有趣真是寫生又是映那時大姑子害夜
深困的慌也沒等的申二姐唱完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

內睡去了先散須臾唱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
便往孟玉樓房內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裡郁大姐申
二姐就與玉簫小玉在那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姑子在
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衆人一齊俱散又與前看官所說
古婦人懷孕不惻坐不偃臥不听淫声不視邪色常玩詩
書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
不宜令僧尼宣卷听其死生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
佛出世投胎奪舍劫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憐哉明
結正是

前程黑暗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迷

第七十五回

此回寫金蓮淘氣乃先寫如意總爲金蓮淘氣之起
也

申二姐之見怒于春梅而月娘乃與金蓮合氣何也
白以春梅寔以玉簫故也玉簫又月娘之婢也玉簫
婢私書童金蓮之所目睹者也意中豈不曰爾婢私
人而不知乃責我婢之罵人且曰妳子私主而不管
乃管我婢之罵人兄乎自不憤吹簫其心高氣傲已
爭十二分体而益自有瓶兒以至于今方得其死後
一暢不知不覺諸色盡露驕矜氣象且也自元夜游

行之志今卽以瓶兒之衣酬之其滿爲何如乃月娘一語拂之宜乎其不能耐矣而壬子之期又誤故滿腹矜驕滿足變爲滿腹拂逆不憤以與月娘鬧蓋猶欲爲憶吹簫之稿也不知月娘止見春梅不見玉簫甚矣不修其身無以齊其家月娘無以服金蓮西門亦無以服月娘皆不修身之謂也信乎作者以陽秋之筆隱罪月娘而以玉簫明醜之也

前文教衆人到嬌兒房中去是一番羞怒此回月娘說春梅而金蓮護短是一番羞怒西門護短又是一番羞怒此月娘淘氣之由而皮襖又是一番心事合在其中發出却不在此帳筭也

皮襖者瓶兒之衣也乃月娘金蓮爭之直將其牆頭二人公同遞物心事說出夫月娘金蓮西門慶之妻妾也瓶兒花家之人三人并未謀面乃一旦月娘爲之設法用盒抬銀金蓮月娘春梅鋪毡墻頭遞物不啻與瓶兒一鼻孔出氣者財之爲事也夫財在而月娘有心金蓮豈無心乃銀物俱歸上房而金蓮之不憤可知其桃月娘西門不合于瓶兒入門時蓋有由也至于瓶兒入門問金髮髻西門詞語之間上有愧色况衆妻妾乎其爭其妬大抵由財色而起夫財色

有一已足亡身令瓶兒又擅其二宜乎其死之早並
害及其子也至于死金蓮快而月娘亦快金蓮快吾
之色無奪者月娘快彼之財全人已故瓶兒着完壽
衣而鎖匙已入上房矣此二人之隱衷也乃金蓮之
隱易知而月娘之隱難見今全于皮襖發之何則金
蓮固曰他人之財均可得也而月娘則久已認爲已
有矣一旦西門令二婢一奶子守之已不能耐然而
月娘老奸巨滑人也回心一想卽守之了花樓下乃
我之外庫耳自可息人之爭故從之而不逆金蓮以
皮襖與金蓮是凡可取而與之者皆非我所有也能

不急爭之乎然而老奸巨滑者必不肯以此而受之
則春梅一罵之由正月娘弄之而不得者也而金蓮
又有滿肚不憤乃一旦而對面不至于撒潑不止也
寫月娘金蓮必淘氣而散者一見西門死後不能容
金蓮之故且瓶兒先疎後合金蓮先密後疎正兩七
相照也

寫月娘以子挾制其夫處真是諸妾之不及真是老
奸巨滑以此而知從前燒夜香俱假也作者特用陽
秋之筆又寫一隱惡之月娘與金蓮對也

前瓶兒來月娘掃雪蓋與瓶兒合也却是玉樓生日

此與金蓮淘氣是與金蓮疎也却又玉樓生日遙遙相對爲一大章法大照應

金蓮撒潑之先知寫一玉姐含酸夫玉姐自入門時至今何日不含酸乃此日不能寧耐何哉蓋有慾于瓶兒也何則元夜取皮襖玉樓瓶兒皆有皮襖者是二人乃一體之人今幾何時而瓶兒之衣已入他人之手固應于伯爵家赴會時現金蓮翩翩之態而自動前車之悲也况瓶兒之財人爭利之玉樓亦幾幾乎續之矣明眼人豈不自知固一念及而薛姨婆之恨已悔無及矣此處寫含酸特爲李衙內引也用

又作者散場之筆而何其神妙如此

未娶金蓮先娶玉樓未散金蓮先散玉樓信乎玉樓爲金蓮之襯疊文字也

一路寫金蓮得意不特瓶兒死後諸事快意即李桂兒被拿又是第一快心之事蓋欲爲金蓮放心肆意于敬濟以逼到武二哥手故不得不爲之極力寫其肆志快意之極也桂兒寵而金蓮受辱月兒寵而金蓮之出身處受污總之作者深惡金蓮處處以娼妓醜之且以娼妓醜其出身之處也

爭鋒毀院後月娘瓶兒始合驚走三官月娘金蓮已

離又是絕大章法蓋前桂兒敗而月娘快金蓮亦快
兩快而瓶兒容與其間矣此文桂兒敗而金蓮愈快
月娘未必快愈快則驕未必快則怒宜乎金蓮月娘
之共相對敵也月娘未必快者何蓋以乾女故也看
其前文爲桂兒說東京人情此又爲桂兒解釋三言
儼然一李三媽之不啻甚矣作者特用大筆如椽寫
一桂兒蓋欲罵西門慶之妾爲娼而使其妻爲老嫗
兒也故寫月娘純以陽秋者以此混混看者誰其知
之

看他寫相罵時却夾寫玉樓嬌兒大娘子三尼諸人

吳是心閒手敏面雪娥必臣開後方言大姐在坐而
無一言者各人心事如回蓋雪娥自快面大姐爲瓶
兒快之也至于放去姥姥又是絕妙乖滑之筆分明
借姥姥越端却是借起端爲省筆不然月娘罵姥姥
固不妙姥姥阻金蓮與不阻金蓮亦不妙文字大是
礙手不如一去之爲暢快好寫也

金蓮入門時大書其顛寒作熟聽離察色蓋以一筆
實至此回也

月娘罵處却都是瓶兒雪娥舊話是代從前受怨之
人一齊發泄然則怨怒之于人大矣哉

此處寫玉樓其雲雨處與雪夜燒香之月娘一樣而西門亦是一樣抱慚然而玉樓自是含酸月娘全是做作前後特特相映明明醜月娘也夫寫相罵之時乃插三尼可謂忙中間筆矣乃直寫至看狗其間爲何如哉

玉簫學舌作兩番寫其相罵時亦作兩番寫中用拉勸者一間也

篇內寫月娘相罵忽入金蓮知桂兒被惱之言不是閒批益特寫金蓮于瓶兒死又桂兒辱一片得意驕人神理爲金蓮數月來月娘之所不能寧耐者也一內插荆都監事明言荆棘起于庭前行見月缺花殘芳園蔡蕪爲歌舞者報一傷心之信也豈泛泛爲一交遊之人乎

上文寫一吃溺之金蓮此回又寫一效尤之如意兒總爲味癡吮痔者極力醜之也

寫月娘挾制西門處先以胎挾之後以死制之兩以瓶兒之前車動之誰爲月娘爲賢婦人哉吾生生世世不願見此人也

寫西門踢玉簫亦偏愛常情乃不知作者特特點出玉簫吹散梅花之故也

申者七月之數也蓮至七月將衰又申者金也金風
新來宜乎金蓮母子之所必爭者也郁者鬱也鬱春
意於將來自當與春梅相合况韓者寒也秋來則寒
寒至有秋故申二姐必韓道國家薦來而此後至西
門死全寫雪月時節是知由此秋風而漸引也
月娘怒金蓮說桂姐事只我知道又爲乾女兒護短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爲護短金蓮潑醋

詩曰

双七蝴蝶繞花溪 半是山南半水西
故院有情風月乱 美人多怨雨雲迷
頻開檀口言如織 慢托香腮醉似泥
莫道佳人太命薄 一鶯啼罷一鶯啼

話說月娘听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
在角門边撞見西門慶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
床上景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接定婦人笑嘻嘻

噫說道此瓶兒在日直過那邊去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

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

賊牢你在老娘手裡使巧兒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上剛

總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明

處亦自這是你早晨和那淫刺骨嘴定了腔兒過來人如何瞞得張

大戶家定須如此須如此噯道頭裡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

賊淫刺骨把我當甚麼人見在我手內弄刺子我还是李

疑兒時叫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錯了文字如五

連環又是西門慶笑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

兒你又說他的不是愛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不

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淫刺骨弄答的齷齪七齷齪七的到

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預計壬子日西門慶道我僕慣

了你不與我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

說道你要拿了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

一而接的袖了趂趨着脚兒就往外走情景逼肖婦人道

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舖兒長遠睡既睡矣而不

其長遠即有詔說總是自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耻是瓶

情踪後千年怕麻繩也死的無故只是離那一回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

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

付你慌怎的妙絕是深思遠慮不許其去不好許西門慶

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也說
甚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胆的上文不許其長遠
睡即是為此意因
一時不便出諸日中故止云不許其長遠睡然又細思既
放他去睡焉能斷其不長遠不說話故又叫回明說心事
總是提筆曲上將人情寫來活見了我到明日打
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秋蕙蓮得意時勝
不然真有此景西門慶
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二句是走着
說者可想一直走過那邊去
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繇他去你管他怎的婆七口碎媳婦
耳頑倒沒的叫入與你爲冤結仇此等深意推身親其地
者知之即春梅亦不能
也知悞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開上角門放卓兒
擺下棋子兩個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

撇別子如意是薛姑子見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

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是薛姑子見于是走出

明間李瓶兒影跟前繞見安在西門此
時對瓶兒亦不見一張交椅上坐下

瓶兒瓶兒不一時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里冷你往

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就一把手接過來就親了个嘴春

日蕙蓮遙對一面走到房中床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

連忙點茶來吃了是合榻
如意兒在炕邊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足站立

問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頸裡與娘拱養的一桌菜兒一

素兒金華酒即有燒鴨子不之
瓶兒豈特我有衣裳之慈只拿

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瓶兒豈特我有衣裳之慈
只拿

几个菓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叫繡春你打个灯笼。往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繡春應諾。打着灯笼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菓兒。如意兒道。姐你搗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于是灯下揀了凡碟精味菓菜。擺在桌上。一路身來。請是已。的是了頭妨。良久。繡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上西門慶。嚐了。嚐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邊。站立待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肩就。往後邊門房內。與繡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樓着與他一通。一口兒飲酒。是

站立蓋爲一面解開他。對衿襖兒。露出他白腹。酥胸。體。迎春在也。手揣摸他。妳頭誇道。我的兒。你哇。七不愛你。別的只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接你就如同接着他一般。直與翡翠軒對照。所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几个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與蕙蓮雪洞中語。一又道。我有句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會几何時。諸物分

赤虎蓋爲帶正月裡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波。正面。
第一奇書 七十五回

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七娘的頭面箱
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且細軟已盡去矣而如意迎春
老奸巨猾隱利人財處可恨可畏則與金蓮上氣大都在
爭攙兒之物居多意者一草一木不許人動也。如意迎
春乃守瓶兒房中者瓶兒細軟俱去且不得知被金蓮烏
得而知之乎皮襖之要宜乎其不看頭勢也此處自是作
者用意易月娘處豈是描寫如意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
要物與蕙蓮要香茶同年而語也也罷你还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
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見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
酒吃惹他不惱麼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總是寫死瓶
兒的房中也老
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
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碗酒與他又揀了兩筋菜兒放在

酒托兒上那迎春站立在傍邊一面吃了如意道你叫
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
上抱他鋪蓋和綉春厨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在西門慶
吃了一回酒收拾家伙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
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綉緞被褥扣花枕頭
寫得在好醜精粗之間是大人人家奶娘
的被褥又却是得寵的奶娘被褥故妙在薰籠內薰的暖
烘七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
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鋪下打發西門慶
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灯移
近床边方纔脫衣褲上床與西門慶相接相抱並枕而卧

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停停跳腦，又喜
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接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
窩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
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呼上
被他合得面如火發。是仰面承受者又道這裱腰子，還是娘在時
與我的。又暗上寫其效金蓮聲處，蓋上文談綾帶金蓮固
自云將裱腰甸腰，此處不言止言裱腰，替了使情
事如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裡拿半
個紅段子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
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是會問過者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
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

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一歲。西門慶道我
原來還大你一歲。西門將死，恐一路白水，蓋後未會寫其
手紀下文，記其壽筭看官，眼迷此處，問
中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
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
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
就頂你娘的窩兒。金蓮前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
已是沒了，娘家又没人，奴情愿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
爹這門。立志如此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西門慶見他言語兒
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搭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撫爲
遙只顧沒稜露腦，搗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

出來嬌声怯上

上言叫此云声叫不出止有声也

星眼蒙上

此又声息俱無止見其眼

濛也至此時作者良久又令他馬伏在下直舒双足馬既與如意俱入化境也

便子救那話入內也又是出落下文雪白屁股一句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灯光下兩手

按着他屁股雪白的只顧擗打

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个口中顫声柔語

呼叫不絕

常是頑了一个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塵榻來

老婆取帕兒替他揩拭接着睡到五更雞叫時方醒老婆

我○冷○連○尿○也○不○叫○我○下○來○溺○都○替○我○嘔○了○老○婆○道○這○不

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

把○胞○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个○嬌○妮○温○存○萬○千○囉○哩

吞○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

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

擗○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帳○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

交○付○明○白○討○回○帖○來

呼○陳○敬○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叫○琴○童○用○毡○包○拿○着

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

七十五回

十三

粥月娘問他應二那里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看家
總是不快皮襖的意思言他要皮襖去赴席我偏不叫他
去然又自知不能阻他故下又轉到雪娥也心事不快如
留下俺姐在家陪大姑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
倚下五分人情都去走七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姑子
就是一般我日許下應二了月娘听了一声兒也沒言語
滿心不快金蓮非不快
雪娥也明眼人自知
李桂如便拜辞說道娘我今日家
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
說俺媽心裡不自在家中没人喚日正月間來住兩日
罷拜辞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銀
子吃了茶打發出門
月桂復合去前文留下夏花月娘

便是十足奸險西門慶總穿上衣服也前邊去忍有平安
包藏禍心之人
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又是出門人來此為板定西門
慶即出迎接至房上叙禮荆都監叩拜堂上道荆棘生于
久違欠礼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贖尚未奉賀叙畢
笑情分實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荆都監便道良騎
侯侯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
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字都借
學生這里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上豈可不同
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
一事特來奉贖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

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
故此陡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
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
席酒在這裡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坐下
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啣結难忘便道小
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
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
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錄視
後軍功累陞本衛正千戶從某年錄武舉中式歷陞令職
管理濟州兵馬一一開載明白

作者因以西門等入爲荆
棘荆棘將去西門將死矣

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
儀望乞笑留西門慶兒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
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
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
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讓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
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
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就上
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却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
就走到金蓮房中吹散春光必用玉簫令人有江城五月
緊消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

哩說五娘所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裡去，把攔的爹恁緊。一是俺娘的話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刺上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几房裡隨他串去。一是三娘的話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合瞎了他的眼來。試此三句不自上，不憤憶吹簫後曲，曲寫金蓮得意，如何一筆便到此十二分聲勢也，行文之難如此。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玉簫道：前邊老到只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却往誰屋裡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母亦將窩借頂三一玉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几句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

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金蓮道：沒的扯那秘淡，有一个漢子做主兒罷了。得意語你是我婆子，你管着我，把攔他。得意語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得意語方知前偏有那些秘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頭面，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勿上頓住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台前搽胭脂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叫穿淺色衣服，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叫穿淺色衣服，游絲五个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髮髻，珠子箍兒，淺色衣服，飄渺五个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髮髻，珠子箍兒，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是清河上穿着沉香遍

地金粧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
排軍喝路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
父潘姥七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却說如意
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菓菜安排停當還
有一壺金華酒做文總是在會討便宜如上文金華酒不
伏筆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七春
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七到中間也是合當
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真兒使個人往後
邊去叫他來好歹叫他唱個與們听迎春總待使綉春叫
去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蠢囚兒你原來今日

沒跟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叫王經去了留下看家春梅
道賊小蠢囚兒你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尋到這屋裡來
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
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七呀春
鴻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
姐三個姑子玉蕭都在上房坐的正吃茶哩忽見春鴻掀
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曲
兒與他听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裡又有個大
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
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

是一般我這里唱與大妗奶七听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
姐你去走上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自恃有王六
兒在然亦不
知春梅之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七不來
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七就來了直與月娘叫眾人李嬌
兒房中睡羞訕一樣
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這是大姑
娘那里又鑽出个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
春梅姑娘便怎的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几時來也來叫我
我不得開在這里唱與大妗奶七听哩大妗奶七到讓
去走上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听便罷听了三尸神
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双腮

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
道上文玉肖過舌看官正擬行金蓮撒潑你怎麼對着小
厮說我那里又鑽出个大姑娘來了不意頗住金蓮乃身一梅真是奇絕稀罕他也來叫我你
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其志如此俺們在那毛裡夾着
是你抬舉起來如今從新又出來了你無非只是个走干
家門萬家戶賊狗攘的賒淫婦你來俺家纏走了多少時
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殺兒左
右是那几句東溝籬西溝瀾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
歌野詞就拿斑做勢起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
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国那淫婦家興你俺這里不興你

你光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稱早見去賈媽
與我離門離戶一頓在然規其一路寫來確是春那大姪
子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睜眼的敢怒而
不敢言說道爺噯七這位大姐以大姐待之固是怎的恁
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話
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出來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春
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前賤淫婦你家有恁
好大姐觸怒處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
食唱與人家听趁早兒與我走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
的賴在你家逼真如聞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廝把鬚毛

都擗光了你的又逼真如大姪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
恁樣見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
姐一面哭七啼七下炕來拜辭了大姪子收拾衣裳包子
也穿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姪子使平安對過叫將兩童兒
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
姪子看着大姐和玉肖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
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反觀法所以
你叫他慢七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攙他去了又不叫
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玉肖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
來語中有却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上的向衆人說道

方纔把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忌口些。郁大姐在這里。偏有開筆反襯得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几年，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一個來，叫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胆，也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几句山坡羊、瑣斬枝、油裡滑言語。上個甚麼抬盤兒也怎的，我纔乍听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人這偏有此等情，便摸寫逼真。郁大姐道：可不怎的。又知聞其聲口。昨日晚夕，大娘叫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拿過來，過去他要唱大姑

娘，你也你怪他，怎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深知春梅者。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上裏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自負語夫人不知我涼二字，然較之玉樓則春梅又遠矣。此潘姥七道我的姐書者，自信能為春梅不能為玉樓也。又反如意兒道：我傾杯酒與姐，你没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又反如意兒道：我傾杯酒與大姐，七消七兒惱，迎春道：我這女兒着惱就是氣。又是玉樓金蓮之輩。看他寫春梅罵人，却寫大娘子，玉蕭郁大姐潘姥七，如如意迎春，雖是反襯，得到却是西門慶家中不是野寺孤灯，瞎道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姑罵徒弟也。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兒，開臥房山坡羊兒與姥七和大姑娘听罷。不即不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罷。

我斟上酒

寫眾人一時算勇使春梅氣態畢露

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

春梅道罷上我的姐上你也不要惱了胡乱且吃你媽上

這鍾酒兒罷

迎春之于春梅又為玉樓之于金蓮也

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

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上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你唱

山坡羊你唱个江兒水俺們听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

琵琶慢七唱花嬌月豔與眾人吃酒不題且說西門慶從新

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

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

情審問伏向十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則一本

日記明新年是西門死期矣刑部監老爹差人送了一百

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如夫收下交到後邊去了

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

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

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來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

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

拾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又是一百本曆日又言雖一日作兩日過君其如死

何西門慶走到所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眾人說道爹來

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畜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

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我足春梅眾人十分驕滿

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妗子和

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裡去了。玉肖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放桌兒打發他吃飯。叫來典兒定桌席三十日與朱巡按擺酒。初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命眾位吃慶官酒，分付去了。頭緒紛然玉肖在傍請問爹吃酒，餚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總判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問：「接月娘去。」玉肖便使他揭開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哩。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與荆棘相關者自西門慶令斟來，幾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却說來安同排軍拿燈籠，晚夕接了月娘，眾人來家都穿著皮襖，都到上房來。

拜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屋裡去拜大娘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不能秋寔西門能原來他房裡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不謂剩下一個大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没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七上裏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

是鬼兒句出來見不的句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
叫猪拱罷月娘道我就听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
句拿撥的句出來見的人句不快金蓮也總是忙中間筆
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不敢出來
見願在下邊房裡打窓戶眼兒望前瞧彼小的看見了說
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
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寔
抹他一臉粉愈愈愈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
小廝別要胡說他几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
他个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們磕頭玉經站了一回出來

愈愈愈

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裏弄大姑子并三個人

又大姐與玉簫象了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
見中二姐象人都不作声如如畫為春玉簫說中二姐家去

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姑子隱瞞不住把春
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

罷了這了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明說金蓮
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了明說金蓮明說奴才也沒個規矩

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
怕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磨的風不搖
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

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叫他拿班兒做勢的他也不罵嫌

腥此處如何便得唐突月娘至此作文之難如此月娘道

你到且是會說話兒的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不吃他罵

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為瞎淫婦打他幾

棍兒愈知一路寫金蓮得意皆為此句發派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

紅了老羞成怒自叫人過嬌兒房中至此為兩次

戚都叫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送來西門

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

大姐姐似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叫他

不唱與他聽來此處第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他

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

裏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噴喝

他兩句虧你還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兒見

見月娘惱起來就都先歸房去了觀金蓮不知頭勢網是

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二字月娘不堪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

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單的西門慶說是荆

都監二百兩銀子要央朱巡按圖幹陞轉玉簫道頭裏姐

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还不收進櫃

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厨櫃中此等處又見金蓮在金

蓮在那邊屋裏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

窮出不見頭勢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留王子日
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
前邊去我等不得你我先去也總是得意之金連不知頭勢也西門慶道
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
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一句直吐一腔憤氣我還和你說話
哩又足一句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紛七俱強污世
界巴巴走來我屋裡硬來叫你紛七俱沒廉耻的貨只你
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叫賊皮搭行貨子怪
不的人說你拉入玉樓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
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見不進

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麼不惱你冷灶着一把火熱灶着
一把兒纔好不知怎樣一把通叫他攔住了又重我便
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正是自己謀口
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也有幾分惱含酸今日
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通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口
冷氣只害心凄惡心來家應二嫂通了兩鐘酒都吐了你
還不往屋裡瞧他瞧去西門慶听了說道真个分付收了
家伙罷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是婦人已脫
了衣裳摘去首飾酒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玉
樓直是深七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
七十五回

七十五回

心裡怎麼的來，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声不言，
語只顧嘔吐。深七卷七西門慶一面抱起他來，與他坐
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麼，你
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妻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
生去。深七卷七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
纔曉的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你俺每不是你老婆，你
疼你那心愛的去罷，恨胸好，我騙西門慶，于是接過粉頭
來，親个嘴，說道：淫油嘴就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
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妙白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
捧上茶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邊，見吃婦人道：拿來等

我自吃。妙絕會那等齋劬勞，旋蒸熱賣兒的。王樓亦太甚

誰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裏

來走一疋兒。妙總是一絲纏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

出來，燻包氣。妙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

不得个閒。亦自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又句自有那心

愛的扯落着你哩。又二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

字號听題去了。又三後十年掛在你那心裏，足上三句于

此三見西門慶嘴搵着他那香腮，寫西門無便道：吃的那

酒氣還不與我過一边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嚐着來，

那里有甚麼神恩和你兩個纏，總是反襯西西門慶道：你

沒吃甚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
白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里凄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罷，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叫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骨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總是無言相吞無語相對處，易得活現。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丸藥，用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確兒內盛着哩，就拿這酒來吃了。骨情手到病除。

除何七是懶比李衙內自是天淵

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

要酒俺這屋裏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斤來。西門慶看篩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酒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瞧了一眼，說道：就休要污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裏去吃。玉樓與金蓮始終相好，殆情知不是伴耳。你這里且做甚麼哩？却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攙掇上路兒，來了緊要叫人疼的魂也沒了，還要那等撥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總指西門慶拉白處。西門慶笑道：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

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撒撲着酥
胸揣摸香乳一手按其粉項作枕頭也却寫那一隻
我的親七你心口這同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
還有此三糟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
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
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
都請了罷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
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與掃雪月明日三
十日我叫小廝來掛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
去也該叫他管七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

眼兒便難等我管

可知玉樓與金蓮非真心相知蓋能顛倒金蓮耳

西門慶道你

所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几
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七誰養的你
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兒來了擺
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个頭兒
小廝你來我去秤銀換錢氣也掬乾了饒費了心那个道
不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
說着一面慢七擱起這一隻腿兒這一隻妙是欲行事前
擱腿然必先擱這一隻已有行事跨在臍膊上樓抱在懷
裏揞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

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别的只愛你兩隻白腿兒就是曾
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等揉嫩可愛是不好
好个說嘴的貨誰信那即入意婦人道
婦人選遍了沒有來不說俺們兒兒可可見的就是普天下
右說着哩玉樓生平當亦日顧影生情粗糙你拿左話見
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行貨子沒要道我的心
明日聰耳不信廝這西門慶說着就把那話帶上子插
放入他牝中益益時已已情極矣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送兒來
了又對月娘雪夜總是此同與燒有一同相對但月娘是
酸絕不望一盼西門自來然雖有款語因因摸見銀托子說

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还不越早除下來
哩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裏只顧沒稜
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声如狗舔糞子一
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出口裏不住的作柔顫声叫他
達上又對月娘止竟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
酸下边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
服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床上欢娛頭裏單表
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
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
旋央及大妗子對過叫画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

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刁撒
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
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个在前頭吃酒來月
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單罪金蓮生生把个丫頭慣的恁沒
大沒小的還噴人說哩到明日不啻好歹人都吃他罵了
去罷要俺們在屋裡做甚麼一个女兒他走干家門萬家
戶叫他傳出去好听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
麼出來的明與金蓮爭氣乱世不知那个是主子那个是奴才不
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个
甚麼道理大娘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恁好惹氣

兩夜無詞同歸到房中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
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恨了玉子日
期心中甚是不悅是得意時一挫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
轎子把潘姥七打發往家去了先打發去妙省許多文與字非金蓮自為地也
月娘早晨起來三个姑子要告辞家去月娘每个一盒茶
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裡菴裡打齋先與他一
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麪細米素食與
他齋僧供佛此處却將雪夜燒香之假月娘一為說出何則此則玉樓直對雪夜月娘但月娘送香油于王姑子在瓶兒進門之時王姑子與大姑子即來于燒香復台之後明是王姑授以奸計恐看官不明乃于此回玉樓掩映處又持書月娘布施油米夫此處布施老薛八人得知月娘蓋為符藥安胎有誤之故然則前文反襯明

其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同大妗子一處吃先請了李
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
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
邊請潘姥七和五娘來吃點心玉肖道小玉在後邊蒸點
心理我去請罷于是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玉肖過舌
亦作兩次
便問他姥七怎的不見後邊請姥七和五娘吃茶哩金
蓮道他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去了玉肖說怎的不說聲
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肖
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
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三章約中
又一則也于是還

與秋菊放在抽替內這玉肖便向金蓮說道群鴉晚夕五
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
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簾耻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
不往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
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毀罵申
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
十說了一遍吹散梅花必用玉肖
此一約已兩三見矣這金蓮听記在心玉肖
先來同月娘說姥七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
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就使性
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七又不

知心裏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

借嫌上便入 當下月 文情提甚

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所觀多時

了方知激打雪娥文內

聽籬察色直貫至此 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

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

直出玉 肖之言

月娘道是我說的

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

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个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

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這

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誰李桂姐住了

日見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我還說誰知

為甚麼惱他你便就攔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只我曉的

你成日守着他不曉的生出一語便使連金蓮道他

不往我那屋裡去我莫拿猪毛繩子套了他去不成的意

然則自疑見一 死已暢然矣那个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

慌他昨日在我屋裡好七兒坐的你怎的揪着簾子硬人

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針鋒 相對漢子頂天立地吃辛受苦

犯了甚麼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總描月娘不知正理

不是以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趕

人是連日 積憤一个皮襖兒你悄上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

挂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声兒刺心處 爲此都是這等起來

私據疑兒之財恐因一皮襖便不可俺每在這屋裡放水

爲後例深思遠慮此一句畢露出

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有个甲頭明言瓶兒之財一个使
的了頭和他猫鼠同眠慣的有些招兒惟我可據也不管好友就罵人
說着你嘴頭子不伏个燒埋紛七俱吐矣却金蓮道是我
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裡言也听憑怎還
多着个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為我要皮襖
是連日放志滿麼處治也開門來也拿了几件衣裳與人那个你怎
心之後語也 的就不說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箇漢子喜次
像這等的却是誰浪所以云根由起自对月娘說如意
矣 吳月娘吃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双腮說道這
个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

夫家的老婆那沒嫌耻趁漢請便浪俺每真材實料不浪
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攛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手開
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手開紛七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个
只多我了翡翠軒中至此一吐孟玉樓道耶嚶耶嚶大
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每一棒不醫
几个月娘已說到瓶兒玉樓方接到上文月娘已說到瓶兒玉樓方接到上文
一紛七發出真是一氣亂發一面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
如面也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
拌起嘴來了一面又白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
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每嚷鬧俺每親戚在這裏住着也
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喚我在這裡叫轎子來我家去罷

一面又白 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娘子
大娘子本姓反處對
看殺人不却 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 坐在地下就
打滾撒潑 自家打几个嘴巴
至此方是 頭上髮髻都撞落
一边放声大哭 叫起來 說道 我死了罷 要這命做什麼 你
家漢子說條念款 說將來 我趁將你家來了 這也不難的
勾當 等他來家 與了我休書 我去就是了 你趕人不得 趕
上月娘道 你看 句 就是了 句 與上 潑脚子貨
又與上句不
皆不成句 卽下 句 不連 潑脚子貨
又與上句不
自云沒說出 來 別人一句兒 還沒說出來
又與上句不連
來正是 你看他嘴頭子 就相淮洪一般
月娘正云一句沒
說月娘依舊沒說出 所以又說 他還打滾兒 賴人 莫不
你看又說其嘴也 氣急如畫

的漢子來家 把我別變了 你放怎个刀兒 那个怕你麼
蓮道 你是真材實料的 誰敢辯別你
以上俱是虛 月娘越
發大怒 說道 我不真材實料 我敢在道家裡 養下漢來 金
蓮道 你不養下漢 誰養下漢來 你就拿主兒來 與我
正見 月娘
疎處有敬濟 玉樓見兩個拌的 越發不好起來 一面拉金
蓮 往前面去 說道 你恁怪刺七的 大家都省口些罷了 只
顧亂起來 左右是兩句話 叫三位師父笑話
點三 你起來
我送你前邊去罷
又夾寫 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 被玉樓
和玉簫一齊拉起來 送他前邊去了
煞 大娘子便勸往月
娘 說道 又寫大 姑娘你身上不方便 好惹氣 分明沒要緊

你姐妹們歡七喜七，俺每在這裡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个効，却怎樣兒的。那三个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又寫三尼并小尼却告辞月娘眾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灶內無烟心，七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灵臺正好修。若还繩慢領頭鬆，就是萬个金剛也降不住。且入開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半拴住，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攬菩薩好七兒的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还萬福，說道：空過師父。

多也有慢另日着人送齋禮去，即叫大姐和二娘送七。三位師父出去看狗。筆愈于是打發三个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姑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看他此等筆法，純是追從早辰吃了口清茶，还汪在心裏。竟跟鬼最耐人學也薛姑子道：姑娘，我這等効，你少攬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裏住着，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人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个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个廉耻也不

傾他灯臺不照自己，还張着嘴兒說人浪。將近日花園金蓮罪案描
想着有那一个在成日和那一个合氣，对着每子也說那一个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着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賂的那誓說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还不知怎麼樣兒死哩。總爲死瓶兒一吐惡氣然而蕙蓮地下含笑雪娥厨中心凉矣剛纔擺着茶兒，我还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屏着要裏的心兒情上兒走來，這里所上怎的那个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裡守着炒臺站着，不知五娘几時走來，也不聽見他脚

步兒啊，雪娥忽出可知他單會行鬼路兒脚上先在那望不功。
只穿毡底鞋，你可知听不見，想着起頭兒一來時節，和我合了，多少氣背地打夥兒，爵說我叫爹打我，那兩頓娘还說我和他偏生好開的。映轉昔日端愛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还要活埋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一定使你爹來家知道，官就把我翻刺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几年，雖是外院中人，不像他久慣半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

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个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不惱她從凍涼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不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七兒去十个指頭都放在你口內纏罷了一路如許事端結源此事可發一笑大娘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見痛哭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結仇成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倒好頭疼又使奸術以便換治西門心口內有些惡症泛的上來叫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倘七去公儀李嬌兒你們陪大姑于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張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

慶衙門中審問賊情有何十到午時分總來家正位

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爹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还把那礼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没分付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裡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票我知道拿了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寫月娘叔詐遂使雪白不答應夜燒香奸險畢露問了鬢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凡婦人皆如此而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

月娘和金蓮早辰嚷鬧合氣之事說了一遍這西門慶慌
了走到止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身
上不方便西門慶其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
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生好鬪尋趁他來他
來尋趁將我來你鬪眾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
嫌來吃他性于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撐着頭
兒和我囑自家打滾撞頭髮髻都跌扁了皇帝上位的叫
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眾人扯勸着是也打成
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天他心裏也要把我降伏下來扯
瓶兒以行動就說你家漢了丁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

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
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于甚麼骨禿肉兒摔的他過
會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攤兒熱化甚麼孩子李
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明以身子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
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盤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
都麻了醜絕剛纔桶子上坐了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
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一番挾制到半夜尋一條
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又一番挾制往後沒的又像
李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悔
氣西門慶不即便罷听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抱在

懷裏說道、我的好姐上、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
他識甚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邊
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还敢罵他上、還要拿猪毛
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叫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脚、
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
道、誰嚐着些甚麼兒、大清早晨、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
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驚墜、
着疼、扶制之法、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
儘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听了、只顧跌脚、說道、可怎樣
兒的、快着、小厮去請任醫官來看、看上、月娘道、請甚麼任醫

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叫他死、總趁了人的心、什麼好的、
老婆是牆上土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
正就是了、恁个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醜絕不堪、西門慶道、你
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去、便罷了、
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裹住了這胎氣、弄
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刘婆子來、瞧上
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剝兩針、繇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
的說、那刘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麼胎產、叫小厮騎馬快請
任醫官來看、現西門着急在胎方知月娘安胎之妙方知
三姑子瀧内油米該送方知季夜求子諸
俱出玉姑、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
子好計也、

處絕

不堪

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

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廝守着月娘，分付了頭連

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揆制處愈見等等到

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在老爹在府裏上班，未回來。他

家知道，咱這裡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娘見喬

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大約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

家那里去罷。天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

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个腔兒？你

去，我不妨事。收來放去，以腹中之子，挾制西門

門共去無見遠矣，真正醜絕等我消一回

見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娘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

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听。映到郁大姐玉簫道：郁大姐

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听。情事宛然去來，留他再住兩日

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

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

要去管他腿事。寫月娘尚不知玉簫道正經罵中二姐的

為其婢責也連日諸事一點皆出，又見那西門慶只做不听见

倒不踢玉簫之寵，不下春梅也。妙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

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娘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

的，假處不堪。大娘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

的，真是醜絕。

第一奇書

七十五回

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娘子陪我吃
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
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后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上
氣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
他、白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
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
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
的、落後又邀過朱臺官來陪我、上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
了几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
你這巧言花語、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一個活佛出現

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片子、

真是

不堪竟寫金蓮之
筆無此其甚也

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西門

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個
義官銀子也封下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
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曾回他禮、等我送禮
時、稍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
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七兒
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
他討七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
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僉一口猪、

鐔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所筵席，治酒裝定，菓品、大、清、早、辰、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非、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所上，陪坐道：連日濶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只兩已，何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請任老參。

了明間內收拾琴童應請到後邊。大娘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童來說：任醫官來了。參分付叫收拾明間裡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附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醜絕不堪同雖為金蓮散場，是固一路寫月娘俱是隱筆，恐看官不明，故此回放手，一勾其醜，與前掃雪夜反襯也。叫刻媽七子來，吃兩服藥，繇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醜絕不堪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去，却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娘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他是个太医，你叫他看七，你這脉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為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

分理七氣血安上胎氣也好一安如再安見衆人一

安胎月娘神奸畢露 刘婆子他曉的甚麼病源脉理一時就誤怎了

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簫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

去替他拿抿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

拿衣裳及親金蓮不在此也不一時打扮的粉粧玉琢假病挾制西

門處觀得十分圓滿夫既正是

是病容安得粉粧玉琢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嬋娟出画堂

